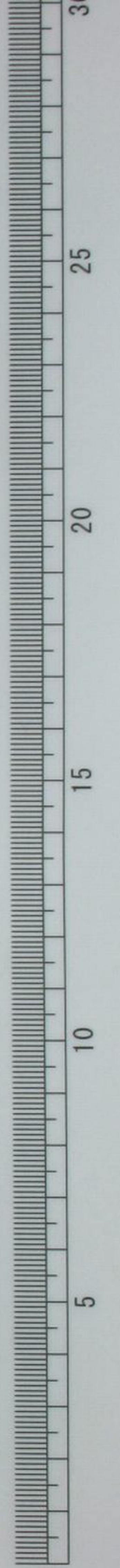


13
1017
1



413
1017
1

賴山陽先生撰

謝選拾遺

書肆

七書堂合刻

413
1017
1-5

謝選拾遺叙



大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文郎氏寄贈

古文之有選不下數十百家而好尚
如面互有同異獨謝疊山文章机範
論選公平最稱簡且要宜與世之學
文章者奉為金科玉條以至於今先
師賴翁亦喜讀之其說文章必先示
法於世然其選元為舉子設專主程武

且復裝齋故有不遑編蒐者王叙所
謂古文之奧不止於是及其然乎今
坊間所合刻續編者類為郢宋郭送
務求世所點稱者以投俗好蓋東郭
嘗學于王氏進士成名者而王序所論
又如此故當時書賈更託手於其門人
以求售焉耳一先師嘗惜謝選之精

而其觀易山而欲續編之萃雜不足
補其遺漏以謂秦漢以來古文之
可學者固多而其體至於韓柳歐
蘓而備焉其篇章字句之法開合頓
挫之節正變互見豐約合度可以準
于萬世矣激氏原選雖取篇居多而
猶不無遺珠遂就各家集中拾其窮

可法者若干篇分爲七卷名曰謝選拾
遺係之原送以授親輩余嘗欣請上
諸梓以傳同好會先師易筭奉寢屬
者書肆某小吏來乞刻以與先師族
弟子常謀校而授之先師又嘗批評
四家文稿本具存今採錄之上願以
便讀者其無焉者削如不敢增損一

字也嗚呼先師既逝殆垂廿歲始後
此舉所感者使先師猶在甚取捨評
論未知尚焉否而今不及也余輩逢幸
先師遺惠之得以及四方若其編次之
意則覽者其審之刻或書之爲序
嘉永二年己酉桂月牧親謹撰



謝選拾遺目錄

第一卷

小字集

天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文郎氏寄贈

送廖道士序

昌黎

送僧浩初序

柳州

送石昌言為北使引

老泉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六一

上韓樞密書

穎濱

釋秘演詩集序

六一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昌黎

答李翊書

昌黎

謝選拾遺目錄

與蕭翰林逸書

柳州

捕蛇者說

柳州

日喻

東坡

集古錄目序

六一

梅聖俞詩集序

六一

第二卷

技字集

新修滕王閣記

昌黎

李氏山房藏書記

東坡

凌虛臺記

東坡

畫舫齋記

六一

峴山亭記

六一

超然臺記

東坡

黃州快哉亭記

穎濱

第三卷

於字集

遊黃溪記

柳州

永州八記

柳州

石鐘山記

東坡

放鶴亭記

東坡

武昌九曲亭記

穎濱

棲賢堂記

穎濱

有美堂記

六一

第四卷

道字集

平淮西碑

昌黎

張中丞傳後序

昌黎

藍田縣廳壁記

昌黎

送鄭尚書序

昌黎

段太尉逸事狀

柳州

三戒

柳州

郭橐駝傳

柳州

第五卷

未字集

死節傳

六一

周德威傳

六一

伶宦傳序

六一

王彥章畫像記

六一

豐樂亭記

六一

方山子傳

東坡

第六卷

為字集

伊尹論

東坡

論周東遷

東坡

三國論

穎濱

隋論

穎濱

唐論

穎濱

上韓樞密書

老泉

論養士

東坡

韓非論

東坡

第七卷

尊字集

封建論

柳州

審勢

老泉

審敵

老泉

無沮善

東坡

倡勇敢

東坡

策斷上

東坡

臣事策一

穎濱

臣事策八

穎濱

伯夷頌

昌黎

王元之畫像贊

東坡

目錄畢

謝選拾遺卷之一

小字集

賴襄子成選

送廖道士序

昌黎

突然而來儻然而止韓文之高深不可及觀此詩文可知也

先秦文字皆以重複取姿昌黎窺之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柳之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壇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柳之為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蜒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

也後未明人效
乃覺其醜

作不了語作結最
高東坡方山子傳
似學此

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
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
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
溺沒於佛老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人、而學於衡山、
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
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
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僧浩初序

柳州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嘗余與浮圖
遊、近隴西季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言罪余、且曰、

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有誠、不可斥者、徃徃與
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爽然不與孔子異道、退
之好儒、未能過楊子、楊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
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邪、曰以其
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賤
季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
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
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
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
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

其人遊者未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軌也則舍是其焉後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為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為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為務以相軌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送石昌言為北使引

老泉

宋人送序當推此篇為第一雖昌黎

恐無此奇傑處蓋善學遷者也

此段似史記盧縮傳

文氣一氣呵成着段落乃失之矣自嬉戲啖棗栗叙到建大旆從騎數百乃有色態建大旆云云無此數句無色態富貴不足怪百忙中插此句不獨自占地步語有波折得彭任語為議論根本又加色態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傍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為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強悍不屈之虜庭建大

通篇不着議論至此曰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一句是議論已而忽引史記一事又曰今之句奴云云此句是議論結尾引孟子一句此纔是送石昌言正面文字也簡勁奇拔千古無兩蘇氏之文每逞議論讀之時覺可厭如東坡前赤壁末段是也獨此文開闢自平昔通好叙起又叙出使意氣又叙北虜情狀通體叙事末尾議論唯三句是文品所

飾後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為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秦春君使肩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域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孟子曰說大

以獨高讀之萬遍不厭也

古今稱昌黎送序如此等亦昌黎所無

全篇不着議論而中間忽感慨時勢

人則藐之况於夷狄請以為贈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六一

五代之初天下分為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為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群縣吏何其偉歟當是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於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

異同是不閱涉中
之閱涉是老歐獨
擅韓蘇諸公不及
也

夷陵者云云酷肖
史遷明人喜慕倣
此等處而痕迹宛
然可厭

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
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
初辭業通敏為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
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
山窺綠蘿溪坐盤石文初愛之留數日乃去夷陵者
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為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
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為山川之勝者由此而
上沂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
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
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

然而賦矣

上樞密韓太尉書

穎濱

此篇讀者唯稱其
豪宕余獨稱其靜
恬何則上權要人
書誰不自銜以求
其援引者今謂魏
公是天下壯觀之
一欲一見以壯已
之文氣其立意豈
不澹泊可以想見
其為人也

太尉執事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
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
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
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
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踈蕩頗有奇氣此二
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
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
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隣里鄉黨之

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
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
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
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
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
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
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
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
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畧冠天下、天
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

自轍生十九年矣
筆勢驅突而來至
而轍也未之見焉
一頓力截奔馬
自且夫再提前意
重言之如波濤者
豈非是則一瀉去
不或文矣

為政與學文輕重
較然此篇主意
在學文上故云云
耳

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
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
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
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
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
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
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
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
又幸矣、

釋秘演詩集序

古今第一等集序
韓蘓諸公集中皆
無之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

余亦將老矣，一句
文情欲絕

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唸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絕，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肱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崿，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

文字帶雲烟氣者古今有數如此等是也

筆態如風雨驟至所謂突陣法用之起手更妙杜子美兵車行起處類此

戰國策稱田單處以洶洶之即墨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云云韓公筆態類此

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為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昌黎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穎淮江為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貔虎之士畏懦滅跡莫肯杖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閣

一轉不使讀者覺其轉妙

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弃匕箸起立豈以為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俸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

况此小寇，始應篇首，又不使讀者覺其照應。

末一段別為他區，西處置書牘之體，與議論異於此等可見。

可坐而得，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為何如？僅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

答李翊書

昌黎

是昌黎金鏡度人處，中間氣水也。言浮物也。一段最揭，示與秘無復餘蘊，千言萬語不出于此。而人不能學者，以其氣不及昌黎耳。

兩意雙敲一短一長，以取姿致，是昌黎慣家。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疾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

是千古以來獨韓
公能獨見獨論後
宋明李何一輩龍
之王李再蹈龍衣
終為常談矣

用心於古言久矣
故觀古書鑒識其
古與質質者如古
文尚書孝經晏子
春秋之類是已沈
歸愚以為荀揚班
馬誤矣
陳言乃六朝以來
習用套語非曰不
用古言也

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
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
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
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
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
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
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
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
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
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

宋人唯不迎而距
之乃謂平易矣如
東坡亦不免焉

東坡自稱其文亦
以萬斛泉源喻之
雖語妙以不如此
親切

篇中歷叙已平生
即了前勿求速成

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
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
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
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
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
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
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
之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
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
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

勿近勢利教語之
案以其蓋詳轉接
處多故覺不可捉
摸耳

此篇及寄許孟容
書今既開陳處千
載下讀之足見肝
肅為之涕下小人
不欲成人美者猶
謂其飾非文過妄
加訛可何哉

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
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愈生之言不志乎
利、聊相為言之、

與蕭翰林俛書

柳州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
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
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邪、所喜者、耳
與心叶、果於不謬焉耳、僕不幸嚮者進當、跪跣不安
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况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
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



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
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
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
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
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
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
之怒、謫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
詈僕以悅仇人之心、日為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
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
思念、過大怨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

沈云帶魏晉人氣
息
沈評大是

似自李陵答蘇武
書得來而直叙實
况故自然不爾

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
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
不已、祇益為罪、兄知之、勿為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
慣習炎毒、昏眊重腿、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
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為異
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鵠舌啾譟、今
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
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
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
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

柳處悲難猶能
以安之使昌黎遇
之未知能如此否
觀其于求太急恐
却不能然

類推起伏絕妙
此奏八家中未見其

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
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
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
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
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
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
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邪、身被之、目覩之、足矣、
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邪、果矜之、又非道也、事
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耻、
未能盡忘、儻因賦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

妙喻雖東坡先生嘗歛社也

餘閭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一釋廢銅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名魂魄置土一鄆為耕甿朝夕訶謠使成文章度木鐸者採取獻之法官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捕蛇者說

柳州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孿踠痲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

結體古雅錄句倉老輓近劉伯溫賣相者說類視此何善儉父面目

汪然出涕句使人欲哭

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莅事者更苦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隣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

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拙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悄悄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隣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隣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邪、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

一篇色彩在此數語

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日喻

東坡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為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習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

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為致也歟。南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

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集古錄目序

六一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沉沙萬里之外，經十餘驛，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短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鮑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餼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

於無用處看精采
是文章家手段

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沒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顛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

至此知前面無用
語皆有用

力雖未足一語不
費力絕妙

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嶧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僊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是吾所好玩而老為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

末尾常山蛇勢

以此而易彼也。

梅聖俞詩集序

六一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徃徃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

物聚於所好一語與窮者而後工類皆不朽之言後人皆拾此殘膏賸馥耳

為人之佐鬱其所畜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悅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

此句不唯必應冒
頭意其窮之久而
將老一句筆底有
淚

沈云玩今年五十
句知序為生時作
也結處其後十五
年聖俞卒於京師
云云知他時補書
於序後也細玩自
明

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
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
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
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
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
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
家得其遺稿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
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
復云

謝選拾遺卷之一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9924